

歷史空間

「睢陽齒」別論

安立志

高舉《「董狐筆」異議》，意猶未盡。在文天祥的《正氣歌》中，「董狐筆」與「太史簡」是作為一個類型來描寫的，他們是文天祥讚賞的承平時期的知識分子代表。我對此表示異議，是因為其（董狐或文天祥）價值與理念的局限性。在這裡，我嘗試分析一下文天祥歌讚的另一類型——戰亂時期的軍隊將領。

《正氣歌》中有句：「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張睢陽即張巡，顏常山即顏杲卿。他們二人都是文天祥筆下體現了浩然正氣的戰時將領。張、顏二人處於同一時代，都是在安史之亂中，在平叛叛亂、恢復政局的戰爭中湧現出來的英雄。本文只分析張巡其人。

張巡原係文官，開元間舉進士，曾兩任縣令。他是在平叛安史叛軍時才率部作戰的。戰時被授予主客郎中兼河南節度副使。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年），張巡在睢陽（在今河南商丘）保衛戰中，抱着「志吞逆賊」、一往無前的必勝意志，「每與賊戰，大呼誓師，背裂血流，齒牙皆碎。」城破被俘後，叛軍統帥尹子奇「以大刀別（張）巡，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這就是「為張睢陽齒」的來歷。

在這裡，不能不提及唐玄宗李隆基。曾經開創了「開元盛世」的唐玄宗，執政後期，重用奸佞，揮霍如土，養尊處優，政治腐敗。天寶十四年（755年），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一帶）起兵，發動叛亂，唐朝終於走了下坡路。

在現代戰爭史上，因守孤城，彈盡糧絕而被餓斃；城破之日，敵軍兇殘而遭屠殺，都曾經釀成震驚世界的大慘案。然而，睢陽保衛戰卻出現了匪夷所思的悲慘場景。睢陽被叛軍長期圍困：「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張巡為穩定軍心，激勵士氣，竟然獻出其愛妾，並當場宰殺，取其肉為三軍充飢。張巡慷慨陳詞：「諸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張）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坐視危迫。」（同上）將士們流淚而不忍，張巡則強迫大家分食。一條生命，頃刻之間進了他人腸胃。此事在官方史書中都有記載，只是《新唐書》增加了一個細節，睢陽太守許遠感於張巡的義舉，竟然也殺掉書僮，作為士兵的糧食。

寫到這裡，不禁毛骨悚然，脊背發冷！更可怕的還在後面：「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資治通鑑》唐紀三十六）只因士兵食不果腹，無物可吃，於是吃光了城中所有婦女，然後又吃掉了老弱的男人。這不禁讓人想起非洲草原上獅群捕殺角馬的弱肉強食，想起了《西遊記》裡青獅、白象、大鵬三隻妖怪吃光了獅駝國的全體軍民。

張巡所部到底吃死了多少人？「（張）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才四百人。」（《資治通鑑》唐紀三十六）既未突圍出城，也未叛變投敵，幾萬人哪裡去了？請看《舊唐書》提供的數據，張巡所部「所食人口二萬三萬」（卷一百八十七下），《新唐書》的數據更精確，「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卷二百一十五）這是怎樣悲慘的場景？一場城市保衛戰，可能因防禦突圍死於刀箭之下，可能因空灶絕粒死於飢餓之中。然而，全城百姓死於非命，既與飢餓無關，也與殺伐無涉，幾乎全部填充了城市保衛者的饑腸。這些守城部隊，既是抵抗攻城叛軍的英勇將士，又是捕食全城百姓的肉食動物。南京大屠殺，城內民眾死於外敵之手；睢陽大屠殺，城內民眾竟然死於守城部隊之口！如此慘烈的戰爭，如此慘烈的英雄，若非絕後，至少空前！

安史之亂之於唐帝國，只關乎政局穩定，不涉及國家主權。叛軍志在奪取城市，而非消滅百姓；守軍吃盡城中百姓，只為保住一座空城。這樣的抵抗，這樣的防禦，於戰事何益？於社稷何益？一個國家不可能只有領土而無國民，雖然那時沒有「一切為了人民」的理論，但在張巡這樣的忠臣與英雄看來，盡忠「君父」，可以百姓為犧牲。一個無視人的生命、無視人的價值，把百姓當食品，把皇權當目的，何來正義與英雄？

以今人之眼光議論古人，往往為人所詬病。其實，在當時就有人提出異議，《新唐書》稱，「時議者或謂：（張）巡始守睢陽，眾六萬，既糧盡，不滿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卷一百九十二）「時議者」，唐代當時之議論者也。儘管張巡的友人李翰強為之辯，儘管唐王朝將其供在凌煙閣，千載之下，仍然難封悠悠眾口。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指出，不論城是存是亡，也不管人是死是活，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不能人吃人（「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因為「人之不忍食人」，這是一個「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的公理和常識，是人類區別於獸類的根本標誌。正因如此，王夫之指出，李翰為張巡的吃人行徑進行辯解並掀起輿論風波，才是我更害怕的（「李翰逞辭辯以導狂瀾，吾滋懼矣」）。（《讀〈通鑑〉論》卷二十三）清初文學家王士禛與王夫之看法一致。他通過「談異」的形式，創作了一則「張巡妾」向張巡索命的鬼怪典故。張妾訴道：「君為忠臣，吾有何罪？殺之以饗士卒。……君世為名臣不能報復，今甫得雪吾恨。」（《池北偶談》卷二十四）

王士禛的說法有局限。張巡決不是僅僅殺了一個二奶供人充飢，他的部下吃人，是有組織、大規模地吃掉睢陽城裡三萬婦女老弱。這樣一種駭人聽聞的行徑，不僅沒有什麼正氣與人性，而且充溢着極端殘忍的匪氣與獸性，而這也是《正氣歌》的時代局限性。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板

圖解：看圖猜人。近日，又有一對名人夫婦分手，分手的代價據說是10億美元。他們是？



曾在電視上看到桔園掛滿果子的畫面，果樹依山傍水，蔥翠成行，有黃紅色的柑子星星點點綴綴樹上，自相映發，實為田園秋光中的勝景。因了這份莫名的好感，每到柑子上市，我總是很樂意買上一些，隨手剝食，藉此感受山林果事，農圃家風。

橘宜種植，所產果實多甜美。三國時，丹陽太守李衡因妻子不善治家，擔心兒女日後會衣食無着，遂暗遣手下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建房宅，種柑樹千株。他將至臨死，才把此事告知兒女，後家道果然殷足。而這種灌園種柑治產，以營其利的方法，至今仍存於許多地方留存。我的祖籍湖南鄉下，鄉民們就常在屋前園後的坡地上種植幾株柑子樹，數年後長成，每株能生產千斤，可抵一年的油鹽之費。

柑子在唐代就是貢品，朝廷曾在廣東羅浮設置柑園，所產果實全部用於進獻宮廷。宋代上元夜宮中侍宴，貴戚還會將品質上佳的黃柑分贈友人，稱為「傳柑」。蘇軾有詩詠其事曰：「侍史傳柑玉座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顆，不知齋下是餘香。」把柑子比作是佛經中記載的一種色黃香濃的花，以盛讚其汁多味醇、甘爽適口。柑子還是唐宋士人遊春的常具酒食。唐代馮翊的《雲仙雜記》：「戴顓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聽黃鸝聲，此俗耳針針，詩腸鼓吹，汝知之乎？」攜兩隻蜜柑一斗酒到郊外遊春，與人聯句論文，是一件時與情會的風雅樂事。

早在宋代，東南一帶出產的柑子就被販運到了海外。宋代史學名著《三朝北盟編年》載，靖康之難後，宋高宗率軍在台州章安鎮抗擊金軍，元夕日，從海面忽然漂來兩艘被風吹散的販柑船，宋高宗由此憶起「傳柑」舊事，遂將兩船柑子都買了下來，分賜給眾將衛兵，並令人剝食時勿損柑皮，以之作碗，每隻裡面盛少許油，點作桔燈，然後隨退潮的海水放入海中。是夜風平浪靜，水波不動，附近的居民都登到海邊的山上，觀看漂浮於海面上的數萬隻桔燈，情景蔚為壯觀。經此特殊方式慶節，原本惶恐不安的民心也得到了稍稍安撫。

亦有可聞 青絲

柑之如飴

買柑子不能不看漂亮的外表，而以皮皺紋粗，近蒂部位凸起者為良，皮鬆易剝且汁多甜美，肉厚無滓。然其富含果酸，也不可多食。昔日我鄰家有一小兒，口中含了一片柑子不覺睡去，至醒來，一口乳牙盡皆被酸落。柑子除了果瓢可食，皮亦可作為蜜餞，如加上梅子一同製成的陳皮梅，醇香酸甜，味味有致。而以柑皮的汁液加上牙買加甜酒調配成的柑香酒，更是開胃悅食。當然，最有名的是用柑子皮製成橘紅，也就是陳皮，為中國的傳統藥材和食材，有釋痰止咳，消除腸胃中的惡氣，化解宿醉的功效，且可在烹飪中用以增香添味，尤以廣東所產為貴。



柑子 網上圖片

文化觀察

爸爸去哪兒

伊恩

最近，內地某電視台的親子類節目《爸爸去哪兒》，收視爆燈，在網絡上掀起熱烈討論，節目更被譽為零差评。

《爸爸去哪兒》是一檔紀實的親子節目，由五位明星爸爸：林志穎、田亮、郭濤、王岳倫、張亮帶着他們的孩子，來到農村、沙漠、山林、田間體驗生活，在兩三天的生活中，孩子和爸爸要住在農舍，吃農家飯，還必須面臨各種挑戰和突發情況，並完成各種任務，比如：到村民家蹭飯、買菜、爸爸給孩子做飯、捕魚等等。這些平時在家嬌生慣養的小皇帝小公主，來到條件艱苦的陌生環境中，一開始十分抗拒，哭鬧、害羞、發脾氣，各種不合作的表現，但隨着節目的推進，孩子們的表現越來越好，讓觀眾大吃一驚。比如：年齡稍大的孩子主動幫助年齡小的孩子搬運蔬菜，大家結伴前進，團結協作完成任務。在體驗生活的過程中，孩子們的乖巧可愛，體貼老爸，搞笑本領都得到自然的發揮展現，笑料不斷，讓人捧腹；漸漸地，我們會看到孩子們的成長變化，他們不再是最初的膽怯害怕，而是變得獨立、懂事、聽話，可以坦然接受挑戰，努力去完成任務。

而發生變化的不僅是孩子們，在節目中，觀眾也看到了爸爸們的變化。由於平時工作繁忙，這些爸爸和子女相處的時間不多，和子女獨自出行的機會更少，這次藉着節目，爸爸也可以多一些和子女接觸交流的時間，那麼爸爸會如何交流，如何做呢？節目播出後，每位爸爸的育兒風格也被網友一番品評，教育專家也積極參與討論，就每位父親在育兒方式上的優缺點進行了比較點評。其中，贏得大家一致好評和讚賞的爸爸是林志穎，這位偶像明星不光有賽車手的威風，有讓人羨慕嫉妒的不老容顏，在做爸爸這件事情上更是十分在行。網友都稱讚說，林志穎脾氣超好，對小孩很有耐心，也從不發脾氣，還會泡奶、做飯（雖然做得一般啦）、搭帳篷等等，十八般武藝，儼然是訓練有素的超級奶爸。兒子 Kimi（黑米）更是萌娃一枚，因為年齡小，Kimi 不願意獨立完成任務，必須爸爸在場。在雲南篇中，林志穎為了鍛煉小孩，中途決然離去，kimi 似乎了解到爸爸的苦心，沒有哭鬧，獨自堅強地完成任務。中國第一男模張亮和兒子張天天的相處也是小夥伴們羨慕的，他們在一起不像父

子，更像是哥們兒，玩到一起，打成一片，如哥們兒一樣的相處，遇到問題也是平等地溝通交流；兒子天天則是一個特別會表達愛的孩子，節目中，我們總是聽到他說：「爸爸，我愛你」「爸爸，你做的菜最好吃」「爸爸，我永遠支持你」這樣的話語，讓人窩心。而他在保護雞蛋任務中的表現，給觀眾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田亮叔叔摔破了雞蛋，天天為了不讓爸爸知道而撒謊，後來被拆穿後說出「撒謊只是不想讓爸爸難過」，這一幕讓不少觀眾感動落淚。他也是唯一一個沒有怪責叔叔摔破雞蛋的孩子，還讓叔叔快點離開。演員郭濤和兒子的相處，讓人感覺他重視自己的權威，該嚴厲的時候嚴厲，該溫和的時候溫和，兒子石頭也服老爸管，而且石頭在爸爸的影響下，也特別有擔當，有責任心，作為隊長帶領其他小孩完成任務，樂於助人，也是節目中最受其他小孩子喜愛的人。跳水王子田亮，被網友指出他是中國傳統式的說教模式，面對女兒 Cindy（森蝶）的哭鬧，他只是一味地說教和指責女兒不要哭，就沒有其他的安撫小孩的方法了。Cindy 從一開始因為不習慣環境而哭鬧不止的嬌氣小公主，到進行任務時突然變身「怪力蘿莉」，巨大的反差讓觀眾大跌眼鏡，有網友評說這是「最萌女漢子」。導演王岳倫則是比較好說話的父親，脾氣也挺好，對女兒和藹可親，只是或許平時生活經驗不足，做飯、梳頭等技能有待提高。女兒恬恬是一個小甜妞，嘴巴甜，社交能力強，在陌生環境中可以很快和別人熟絡，相信大家還記得她離開村民家時，還不忘說一句：「爺爺你要好好的。」這句話從這麼小的孩子嘴裡說出來，讓人心都融化了。

隨着節目的陸續播出，觀眾看到爸爸們的成長和變化，他們會在任務中互相幫助，只為了不讓子女失望；會彼此交流育兒經驗，取长补短；還會把自己做的菜餚給大家分享，也言傳身教孩子們要學會分享。不管是爸爸，還是孩子們，每個點滴的變化，每個歡笑的時刻，每個親情的瞬間，無不讓觀眾感動着，也勾起了大家對父母的牽掛，對童年的回憶。這些感動和回憶都轉化為每期節目播出的夜晚，電視機前的等待。

當那熟悉的旋律響起：老爸，老爸，我們去哪裡呀……電視機前的你我他，也跟着去旅行吧。



網上圖片

詞話詩說

離開拉斯維加斯

梁偉詩

懶懶雖是歌詞專欄，筆者又是流行歌詞分析員，也得承認一首歌曲所以吸引人從一聽再聽，到再細味歌詞、剖析詞義，先決條件很多時候來自旋律，像〈主旋律〉、〈失憶蝴蝶〉、〈圓滑〉、〈囂張〉很快便抓住了我的耳朵。近年甚至發現，如果交稿後還想不斷聽那首剛寫過的歌，那就證明真的喜歡它了。除了煉字警句，有時還不禁期望那首歌、那份詞會帶領聽眾進入一個畫面、一種感覺、一個新境界，正如今回要談的藍奕邦《離開拉斯維加斯》，恐怕就是讓大家的感官越趨海洋了。

從早年的《斗零碎》到本年度的《為執着乾杯》，藍奕邦近年已成為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金帆音樂獎、最佳歌詞最後五強的常客。「曲詞創作人」藍奕邦與資深詞人同場競技，作品每每更能體現出其歌手自白、直率敢言的風格，〈不是我的我不要〉《公仔箱》就真有趣。當然，我一直對藍奕邦在 2005 年為盧巧音編寫概念大碟《天演論》所寫的〈歐托邦的拾荒姑娘〉念念不忘，甚至不肯定今回所談的《離開拉斯維加斯》是否必有迴響，反正《離開拉斯維加斯》的確把人帶到極度的真實荒漠拉斯維加斯——

「於這個紅燈區每晚連場派對 過客忘形遊樂遮掩 心碎我也沉淪買醉 和淪落的你做愛做伴 彷彿我們登對彼此漸無生趣 不奢想多番壯舉 只想四圍喧嘩 能麻木心底唏噓 留在客房繼續跟我互相較量誰 更心碎 還是趁今晚像下注般來共我飛馳 車廂裡原諒我此刻 好想捉緊你臂彎來共我識穿 光影裡有多黯淡 沒有把握 還是一試走出這荒誕」

《離開拉斯維加斯》的第一部分音樂和文字，馬上令人想起荷里活電影《兩顆絕望的心》。《兩顆絕望的心》（「Leaving Las Vegas」）是一部 1995 年的美國獨立電影，根據約翰·奧布萊恩（John O'Brien）的同名小說改編。故事講述荷里活劇作家 Ben Sanderson 在妻子離開後開始酗酒，並且失去工作，昔日的朋友和夥伴也都疏遠了。萬念俱灰的他一把火燒掉了帶不走的東西，帶上餘下的錢，打算到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後，一直喝酒直至死去。到達

拉斯維加斯後，Ben 偶然結識了性工作者 Sera，兩人在絕望中相濡以沫，並在痛苦掙扎中開始一段迷惘又讓人痛苦心碎的關係。

藍奕邦筆下的《離開拉斯維加斯》，主人公彷彿就是這部電影的主角——在異域的紅燈區中放縱、流連買醉，隨便遇上誰也可以與之相好，反正就是麻木掉了的心在虛浮賭城中胡亂尋找慰藉，不管眼前的世界明明就是這樣荒誕。《離開拉斯維加斯》在音樂上竭力營造出豁出去飛馳又略帶悲情的感覺，彷彿是拚了命飛行到別處再沉淪深淵。於是，《離開拉斯維加斯》的第二部分，乾脆點出病態的憂鬱下墜——

「陪着我醫好瘡疤 不依靠廉爛 陪着我證實 清醒裡仍舊生還 如若怯懦 親吻我吧 一起壯膽 當乘客難為你 當生活難倒我 一起淒成好過麼 酒色裡沉淪中 靈魂逐寸往下墜 橫豎再幽閉着 總有日登上絕路 我知道 好懼當想眺望 大峽谷而伴我開往 新國土 原諒我此刻 好想捉緊你臂彎陪着我證實 清醒裡仍舊生還 如若怯懦 親吻我吧 一起壯膽 We're leaving Las Vegas……如若你太累 只需捉緊我臂彎 陪着我一起走出過去的 黯淡 晨霧乍現 從幻覺蘇醒 一起睜開眼 陪着我醫好 心底傷患 來共我試着 頑強地生還 時日有限 不要回頭 永不折返 We're leaving Las Vegas……」

醉生夢死中，主人公還是想抓紧生命最後一根稻草，壯壯膽也好，相伴怯懦也罷。突然之間，他和他好像沒有從前那樣絕望。《離開拉斯維加斯》寫出了抑鬱症患者自我折磨和虛怯不安的精神狀態，加上音樂部分寫來如同《兩顆絕望的心》的配樂，既飛越三萬呎高空又在海洋沒頂，完全是一貫周國賢作品的「新紀元風格」。

當然，《離開拉斯維加斯》的音樂極具說服力，在沒有任何參照下已讓我想起《兩顆絕望的心》，直至副歌部分「We're leaving Las Vegas」，謎底終於揭曉了——《兩顆絕望的心》恰恰就是「Leaving Las Vegas」，正如電影的台灣譯名赫然就是毫無懸念的《遠離賭城》。因此，《離開拉斯維加斯》既是一場心靈之旅，也是一場後樂之旅，更是一次智力之旅。